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二十七

東莞 陳建 西湖 高汝栻 彙訂

高咸臨、高鳳羽 校

武宗毅皇帝紀帝孝宗長子張太后所生時年十五太陵崩即皇帝位乙丑正月十八日也在位十六年壽三十一上徽號曰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廟號武宗葬康陵

丙寅正德元年春 上耕籍田○命都御史楊一清總制陝西三邊軍務○大學士劉健等上疏自劾失職辭避重任言臣等俱以庸愚遭遇 先帝簡任內閣委以腹心臨終顧命惓惓以 陛下為托即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司

瀝血而書

府，倣傚成風，非徒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爲多言，能幹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奏擾，查革舊弊，則謂之紛更，憂在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干涉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朝之公議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宋儒朱熹有曰，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一日不敢立乎其位，若談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乞賜罷黜 上降旨慰留之○夏吏部尚書馬文升懇先

世宗批四
貞所記附
自論者欲
司馬之爲
字而實與
分當附二
案似宋洛
蜀雖賢不

是御用監太監王瑞以大婚禮奏請篆儒士缺人吏部
巳奉旨考選復有旨令華退人役通送本監考校優劣
文升方杜塞倖門堅執不從瑞慚憤奏文升抗拒大臣
科道皆力爲之辨事乃寢昔馬文升與劉大夏不協文
升與許進劉宇皆河南人文升薦進提督團營宇總制
宜大軍務大夏見 孝廟因言宇之過宇幾不免戶部
侍郎王儼兵部侍郎熊繡皆湖廣人儼與大夏姻親繡
以廉著文升欲抑儼等引進劉宇會兩廣缺都御史文
升薦繡往補之繡不樂于外詣吏部辭之不能得繡憾
之與李東陽謀去文升以大夏代其任乃諷同鄉御史

能無黨

不徒文藝而教以德行道義斯根本之圖

何天衢屢疏論之文升遂懇求致仕章疏前後至二十
一上乃允○擢終養南京吏部郎中蔡清為江西提
學副使清終養守制闋報巡按山東御史陸偁以弘治
甲子鄉試聘主試事清以王朝之臣非王命不可
行辭不赴至是即其家擢江西提學副使既履任修白
鹿洞崇師儒以德行道義教學者而時時激勸之江西
相沿賀寧王壽皆具朝服清至以為不宜全用覲君之
服獨去朝服中蔽膝一件　王恕　三司官舊用初
一十五朝寧王而於初二十六謁孔子清力詆三司勿
徇舊例俱以初一十五　先謁孔子而寧王益怒

寧見怒于王不肯投屑自屈于君子守道中官自宜如此

王何所倚而後恭也

寧王先憾都御史林俊其左右因言清與俊厚於是寧
王怒不可解而力求清之短且遣其覘伺者偵詗京師
寧王一日宴於三司間故設機械直譏清不工詩文清
以朝廷方面官豈容藩王輕易折挫據理對之大拂其
意乃同事者復有挾術相傾清終不屑輕自屈以取容
任其多方搖撼尤以一身上下關繫不欲竟墜其害也
遂辭疾求致任寧王亦素聞清賢遣儀賓諭留且欲以
女妻其子冀清附己清力辭卒求去○權吏部左侍郎
焦芳為吏部尚書芳河南泌陽人時司禮監掌印太監
李榮亦河南人為芳內援故李東陽輩之謀不行

三月　上幸太學謁先師、○所部官張懋等上疏諫騎射。上是之○星隕如月。

六月雷震郊壇門太廟奉天殿

七月彗星見參井掃太微垣太白經之

八月冊　皇后夏氏及德妃沈氏賢妃吳氏后父夏儒授都督同知尋封慶陽伯妃父沈傳吳讓並授錦衣衛千戶尋進指揮僉事、並給廣田爲莊田○南京國子監祭酒章懋三載任滿年踰七十以老病不能赴京給由懇辭三疏始得請時朝政日紊夫幾劉瑾擅權公卿多遣斥辱惟懋先幾而去云後起爲南京太常寺卿不赴

進南京禮部右侍郎致仕再進尚書致仕正德末卒

懋自少潛心大業慨然有范文正公之志于書無所不讀身體力行涵養深至四方學者多從之遊登仕籍五十餘年居官不過十載立朝僅四十日雖進易退之節天下高之學者稱楓山先生卒贈太子少保諡文懿

以王儼爲副都御史總督鹽法

九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乞致仕章四上從之

大夏自入仕以來由壯至老不營田宅之利官至大司馬不爲子孫求恩澤大夏歸後大臣有子不當蔭而自乞恩澤者言官參駁不允因言劉大夏官居一品子孫皆沾恩典大夏耻陳乞今宜舉例以崇廉退朝廷從之勅命已到大夏亦不以屑意適劉瑾專國事竟不行

召總制宣大軍務右都御史劉宇爲兵部尚書

以身許國

十月命太監劉瑾掌司禮監事并提督團營兵馬大學士劉健謝遷罷初上即位內臣馬永成及瑾等八人以青宮舊恩日導上狗馬鷹兎舞唱角觝爲樂漸蕪萬機弗親者舊內臣段敏黃偉以增憝斥不信用戶部尚書韓文深憤憂之每朝退對屬吏言輒泣下郎中李夢陽說之曰公大臣也義與國休戚徒泣何益文曰奈何曰比大臣有章入交論諸閹下之閣矣夫三老者顧命臣也閣持諫官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殊死爭閣老以諸大臣爭也持必更力以易璥爲辭事或可濟也文毅然改容曰善即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

回都可爲
寔乖定式

業焦解衣
意論役點
面折廷諍
批鱗反舌
不知幾多
少抵觸而
後許放佗
倚疑羽翮
斷絲方者
總之誤予
大道而往
往有赴湖

以報國遂令夢陽具疏章文讀而芟之曰是不可文文
上弗省也不可多多覽弗竟也疏具遂令九卿大臣
上言人主以辨姦爲明人臣以犯顏爲忠臣等伏覩近
來朝政日非號令欠當視朝漸晚仰窺　聖容日漸清
癯皆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詳魏彬劉瑾丘聚等
置造巧僞淫蕩　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兎或俳
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媟
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
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花考厥候
占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己行

還日之功則法言斷不如娛逝也若此時則不得不以決語相規矣

此時諸老尚有以道事君之義

私而不知赫赫天命皇皇　帝業皆在　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虀粉葅醢何補於事乎乞將馬永成等拏送法司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潛消禍亂之萌先是科道亦交章乞請急降拏奸以保　聖躬司禮監至內閣傳旨云

聖諭已悟痛加修改所劾太監馬永成等姑示涵容劉健李夢陽謝遷上言此數人者蠱惑誘引罪大惡極得罪祖宗非　皇上所得而赦再疏乞誅永成等　上不允于是健等以去決之各上疏求退初閣議持言官章不肯下諸閹業已窘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又入于

事不可激激則變生惜乎諸老之太激耳使寬之安置南京者多少事許進之言當時似不深詳

是　上遣司禮監八人齊請閣議一日而遣者三而健等卒持不肯下內司禮太監王岳者亦東宮舊臣也剛直頗惡其儕所爲獨是閣議明日有旨召韓文等諸大臣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執大臣疏傳　上諭曰諸先生言良是顧非愛君憂國者第奴儕事　上久不忍卽置之法耳幸少寬之　上自處耳衆皆愕愕莫對惟韓文畧述羣小導非之罪榮曰疏備矣　上非不知今意第欲寬之耳是日諸閹益窘業自求安置南京而閣議猶持（一作又之太過）不從將王岳與司禮太監范亨徐智亦助文等辭奏于上言外朝多官論劾不可不從　上不得已允之

此等言取辦于口給耳
劉瑾掌司禮監
丘聚提督西厰
張永司管務

會天曉待明日旨捕劉瑾等下獄瑾等聞之趨至　上
前環跪伏哭頓首觸地訴岳等交通外臣欲害某輩
上爲之慟瑾因進曰夫狗馬鷹犬何損于萬機今左班
胡說
官敢譁而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　上所欲而
人不敢言矣　上怒是夜立命劉瑾入掌司禮監兼提
督團營而收岳等繫獄設內行官校巡察丘聚提督西
厰官校巡察張永等並司管務分掠要地先是瑾等嘗
言內閣專執朝權納賄行私及言文官欺壓內臣武職
之事至形于戲劇　上久信之至是劉健謝遷去獨留
李東陽發前閣議時健嘗拊案哭遷亦詈瑾等罔休惟

東陽不出一語遂得懇留既而王岳李榮范亨徐智並發南京沅淨軍仍遣人縊殺王岳于途由是大權一歸瑾等勢傾中外莫敢誰何文臣憸禍始此

大學士謝遷劉健致仕

健在內閣馬文升在兵部每以軍職官不堪委任欲添設兵備等官從票有不准許進爲戶部同平江伯禦虜畏怯無功罷進職焦芳爲吏部建言禦虜四事健票旨云這本所言窒碍難行李燧爲鴻臚卿年已深矣止轉太僕少卿何景明年少而文人謂必選入翰林健曰此子福薄能詩何用除中書居要地而不徇故舊者健公一人耳世宗時意欲召用年已九十又三年卒贈太師謚文靖謝遷拜相嘗舉王鏊吳寬而不及焦芳芳甚恨之會鄉人以賢良應薦芳私道瑾謂遷爲違部格與劉健俱就職又矯旨削其弟與于官瑾誅復職 世廟時起少傅八十三終贈太傅謚文正

自此東陽巫保留皆公任瑾之所爲矣

李東陽乞致仕不允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章屢上竟不允劉健謝遷既罷瀕行東陽祖餞欷歔流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爾東陽默然無以應

按雙溪雜記李東陽與劉瑾有舊瑾素敬東陽文名及是東陽泄韓文王岳等謀于瑾因得預爲之所既而劉謝二公皆去位東陽獨被眷留初皆以爲東陽素有文名故爾及後劉瑾創造玄真觀于朝陽門外東陽爲製碑文極其稱頌人始信泄補瑾之事爲真

下戶科給事中劉菃刑科給事中呂翀於獄

擢吏部侍郎王鏊爲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與機務鏊蘇州吳縣人

源瑾干也
瑣以御史
新曾百編
黨黃今源
民戍肅州
不任直心

十一月命吏部尚書焦芳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事

尋加太子太保兼謹身殿大學士專在內閣

詞林記稱芳性險愎始比尹旻父子旻敗被劾乃復累遷至尚書劉健與韓文謀除瑾黨芳潛通于瑾由是瑾等黨勢日熾瑾遂引芳入閣表裏為奸凡變亂成憲桎梏臣工杜塞言路酷虐軍民皆芳導之既充孝廟實錄總裁官筆削任意凡先正名卿悉加醜詆

秋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源先奏為占候得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天璇天璣天權星不明乞 皇上安居深宮以絕游戲禁遊幸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至是復奏正德二年以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勸 上思患預防意在劉瑾也

子看亦且不愧其父豈之有餘悲也

瑾將奏留中不出召源面斥之曰尖嘴蠻子你是何等官也要學做忠臣遂捏旨送衛杖而戍之至河陽驛因傷重死馬妻度氏斬蘆荻覆尸葬于驛後○逮南京六科給事中戴銑等十三道御史薄彥徽等至京俱下獄時銑等上疏乞黜權閹遺孽以正國法內劾太監高鳳伊姪高得林招權納賄彥徽等保留輔托大臣劉健謝遷疏入劉瑾大怒捏旨差官校俱逮繫錦衣衛獄○謝提督團營兵部尚書許進爲吏部尚書時劉瑾與進同提督團營故用之○罷戶部尚書韓文劉瑾恨文不置令人日伺其過會有進納內府折銀者內有假僞驗出

羅倫尚何書

翰林之職坐所尚雅而高才之士或不得居以其能政事之可見也

以文不能防姦捏旨令罷職歸復陰遣邏卒伺察于途文采一縣宿野店而去戶科給事中徐昂論救韓文除名文子高唐州知州士聰刑部主事士奇皆坐爲民○罷左都御史張敷華敷華凝重端介不爲詭隨瑾惡之捏旨令致仕尋卒謚簡肅敷華初爲庶吉士內閣李賢彰時欲留官翰林敷華與劉大夏力辭不就二公後皆以政事爲名臣○召前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屠滽爲左都御史○加李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降李夢陽爲山西布政司經歷罷之以韓文疏夢陽作也○劉瑾既入司禮監　上悉以天下章奏付瑾剖

王守溪長語云劉瑾擅權不甚識文義中外奏疏亦送內閣詳內閣自為觀望皆逆推其意而爲之故瑾益肆其惡

斷初亦從內閣票旨後瑾自於私宅擬取票旨奏聞批出專用松江人張文冕者紀律謄寫府部等衙門官稟公事塡滿其間自科道部屬以下皆行跪禮都察院一日審錄重囚事內寫劉瑾傳奉字樣重復數多瑾大怒屬之都御史屠滽率十三道御史謝罪御史跪階下瑾數其罪斥責皆叩頭不敢仰視大小官公差出外陛辭及回京者朝見畢皆赴瑾宅見辭以爲常例瑾自建白本則送內閣要稟旨李東陽輩必極稱美務爲容悅云○南京科道戴銑等被逮兵部主事王守仁上疏論救劉瑾大怒矯旨廷杖五十因謫龍場驛丞守仁回

可歎亦可笑

堂憲宗皆制

守仁學稱道學實有權變

至錢塘慮瑾知之恐不免于禍乃乘夜佯爲投江而浮冠履于水上浙省二司俱以爲死家人亦成服守仁乃匿形輕裝入閩武夷山中復慮終露又遁投江右寧王外戚婁家駕言投江有神助故得不死欲以聳動寧王爲窩或謂之曰畢竟爲累乃赴龍場○逮巡撫南直隸右副都御史艾璞至京下獄謫戍發海南爲民先是有勳戚家與無錫民訟田璞承勘悉以還民勳戚賂劉瑾復訟使者復勘承瑾風旨乃悉以其田歸勳戚且劾璞前勘非是瑾捏旨逮赴詔獄訊之璞不屈曰實民田也瑾怒搒之幾殺數日方蘇除名全家發海南瓊州爲民

始終不屈吾服其守

○罷禮部尚書李傑時晉府鎮國將軍表榮賂瑾求封為郡王傑持正不與瑾銜之竟以是罷去既而復起前禮部尚書張昇代之尋亦以忤瑾罷○劉瑾矯詔以大學士謝遷尚書劉大夏韓文林瀚都御史張敷華為朋黨頒示天下

十二月工科給事中陶諧言邇者雷電交作飄殿瓦拔社木　陛下當夙夜恐懼增修德政以回天意奈何親為泛常恣意于馳射釣獵而正人君子憚于覲面國政
聖學怠于究心乞查究日逐侍從遊逸諸人數其誤國之罪報聞○以中書李憲改選給事中中書舍人預科道

小人欲害君子往往以朋黨之言為先發擧朝交攻開談嘵持既在必克計進讒間事者曰此屬疎斥是矣果從其耶恐有計野之變言具像

之遂自此始

丁卯正德二年正月逮尚寶卿崔璿按察副使姚祥主事張偉下獄枷號謫戍邊時劉瑾方麕感適璿以冊封回帶家小馳驛乘轎祥以御史陞副使撰起人夫馳驛偉公差回乘轎爲邏卒所緝瑾俱奏逋下獄璿祥枷于西長安門偉枷于通州張家灣內閣部院大臣連上章乞寬宥始謫充邊衛軍

閏正月謫南京兵部尚書林瀚浙江右參政勒致仕戴銑被逮以瀚往送且賂之○逮南京左都御史陳壽至京下獄壽逓疏論救戴銑瑾怒捏旨械繫赴京罰米罷

其官、

八月初十日、肅皇帝生于興府、是歲黃河清慶雲見翼軫分野當湖廣分○罷總制三邊軍務都御史楊一清、以寧夏花馬池要害套虜數由之以入乃率官屬緣邊巡視上疏極陳戰守之策且言河套即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乞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奏上報可一清遂興築邊墻期完功會劉瑾憾一清遂乞休工亦停罷僅築四十餘里

高汝栻曰劉瑾用事、一清條列修邊事宜極有端緒朝廷翕然稱之、瑾忌其不先白己內批罷、遂引疾去、怒猶不已下詔獄、李文達力救釋之、瑾誅、拜兵部尚書公凡事善調停、能應變尤嫻軍事、羽檄旁午一夕

如此則從
祖制矣不
同上從之
所以劉瑾
從之非尤
微矣

十疏户占指發悉中機宜從史部起發於獄凡理所構陷者連坐以甚歸入獄言不盡用從此辭政歸

二月以詹事楊廷和爲南戶部右侍郎學士劉忠爲南京禮部右侍郎、時　上御經筵講書故事講解書義畢必獻規諫之語、是月廷和忠直講旣罷　上謂劉瑾曰經筵講書耳何添出這多少說話瑾以廷和等皆舊東宮官奏曰二人當打發南京去遂遷南部侍郎時南部無缺皆添註之雖若遠之實陞之也未幾復陞廷和本部尚書○時新差天下鎮守太監奏以如巡撫都御史之任干預刑名請政劉瑾從之令內閣撰勅增入由是中官挾勢剝害意臣不能禁矣最爲害者河南鎮守廖

貪財宦官

靜海地土甚爲豐腴分家所奏若覆餘地可以耕種將至于此

棠剝取民財徧鄉野輦送數十萬于京師舉其者初差
天津取海鮮後請勅自山東沿海達于蘇松浙江福建
所至括民財凌辱官府莫敢言者
十月賜皇親沈傅吳讓靜海縣莊田六千五百餘頃讓
妻厲氏奏乞河間府靜海縣莊田一處見有軍民管業
者卒賜二家爲莊田永業（）擢南京左副都御史雍泰
爲南京戶部尚書旣而罷之泰性氣康厲風度稜嶷由
知縣御史憲巡撫所至輒有遺愛兆綱肅然人不敢
干以私尚書馬文升劉大夏交薦言官潘鐸等復疏泰
有敢爲之節克亂之才劉璟又以同鄉故起爲南京撫

江副都時瑾專國卿佐遷除皆厚賂行謝鄉人以偷奏恭曰進退在天若奈我何未幾遷尚書又不謝瑾怒遂揑旨令致仕仍罰米輸宣府文升大夏并潘鐸等數十人皆以舉奏罰米有差○取回各省巡撫官劉瑾以天下巡撫官非舊制乃票旨將各省巡撫都御史俱取回惟邊方及漕運都御史仍舊其餘衙門添設官員悉裁革不用○逮各邊巡撫都御史及管粮郎中下獄劉瑾素知邊方召商買納粮草情弊因戶部奏差給事中御史三年一次查盤回奏內有粮粗粃草浥爛者瑾票旨逮繫各巡撫及各督粮官下獄既而鎖杻差人押至所

瑾之速敗種根于此左手其能自相屠戮理也勢也

此等之言令人聞之吐舌

任地方加倍陪償凡商人納過粮草拖欠價銀皆沒官不給由是商賈困弊邊儲漸乏○劉瑾性貪黷而假仁義沮御同列谷大用聽鎮守臨清太監言傳旨于臨清開設皇店瑾急補其獻計者罪之乃止馬永成欲陞錦衣百戶邵琪瑾力拒以為不可爭于 上前東廠太監丘聚忤瑾意密奏聚交通外臣謫南京 孝陵太監王琇于御馬監建新宅誘 上居之因奏令攬納戶數人專一包納京庫粮草所得利進于內琇自為旨送戶部出榜尚書顧佐白于瑾瑾大怒入言實有天子令人包納錢粮之理 上以為不知瑾遂拆攬納戶于戶部門

不作書而大書手板亦奇

外皆欸○逮李夢陽下錦衣衛獄會有營解者縱赦之夢陽代韓文草疏瑾已謫出之怒未快于心也復以他事械至京下獄將置之死時翰林院修撰康海大有才名與劉瑾同為關中人瑾素慕之欲招致門下而海不肯往夢陽所親有張生者曰子處今日之勢十有九死耳僕私計惟一人能活公公肯以一言乞之適可李問何人張以海對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下死生之際始覺之獨不愧于心乎張曰不謂子為匹夫之諒也康公憐才愛士兄予當患難必不吝舉手一援夢陽遂取手板大書十字于上曰對山救我非對山不能救我對

海與楚陽無一面之交便肯輕身見璉其誠于安士于此足徵

措語妙

三原公王恕

山者、海之別號也、令張生馳以往。海見之曰、是誠在我豈敢吝一見不爲良友避咎耶。遂詣璉、璉焚香延之上坐曰、今日有何好風吹得先生來也、便目左右治具爲海款。海曰、此來欲有請于足下、許我、我當留、如不能許海從此去矣。璉悃問、海曰、昔桓溫問王猛三秦豪傑何以不至、猛捫其虱而談世務、三秦豪傑舍猛其誰。何溫昏闇若是。璉疑海譏之、乃面發赤曰、于今三秦豪傑有幾。海曰、秦中豪傑有三、昔三原公秉銓衡、進賢退不肖非其一乎。今有密密親信之臣乎、秉天憲口代天言、又其一也。此盜隱隱指璉、璉悟而喜曰、尚有一焉、得非先

隱語都好
對璀都能
解悟自具
一分點精

爲此受詆
海亦終身
無怨

生乎無謂王猛在前而我不讓也海曰學生豈敢當亦不敢道昔曹操憎禰正平假手黃祖殺之此是奸雄小智若李白醉而高力士爲之脫靴方是容物大度璀璨然避席曰先生得非謂李夢陽耶此人罪當殺海曰李生無知觸尊怒死不足惜所惜者關中文獻舍此生無與寄足下非關中人乎亦何恐殺李生令桑梓文獻自此隕墜璀曰玉 上怒夢陽甚必欲殺之今康先生以此責璀璀當爲先生爲李請命於 上俾及寬政海遂大叫拜謝曰若此海當爲足下作竟日歡矣與璀酣飲浮白達旦明日有旨赦夢陽而璀因與海密遂罹清議

十二月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張元禎卒

元禎江西南昌人學者稱東白先生入仕籍四十餘年退居于家三十年天下莫不想望其風采晚年以薦修再出遂爲時輩所忌言路詆其營求入閣晉秩没于京邸故論者以爲不若章懋晚節堅志不即之爲高云

戊辰正德三年正月天下諸司官員朝覲瑾令每布政司送銀二萬兩皆借于京師富家及回任括民財償

○罷吏部尚書許進尋落職除名爲民調兵部尚書劉宇爲吏部尚書進不欲媚劉瑾然亦不與抗事多調停有中立之意焉朱濂者每爲宇謀欲傾進乘間言于瑾曰許尚書佯爲恭謹而外示抗直如雍泰平昔剛暴朝

廷屢貶謫不用今欺公舉用卻又揚言于外曰公因泰
同鄉用之非吏部本意瑾方怒泰不置及聞此言大怒
票旨屢責進欺罔進乞歸遂落職以宇代之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大學士王鏊掌詹事府吏
部尚書兼學士梁儲爲考試官取邵銳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呂柟景暘戴大賓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改翰林院編修顧清等爲部屬官先是焦芳子焦黃
中既會試中式芳意欲處以大魁既而衆論取呂柟爲
第一黃中居二甲首芳謂諸執事抑之遂入言于劉瑾
改清等官授黃中檢討及劉宇之子劉仁等六七人俱

徐禎江西衡陽人

為庶吉士數月黄中與仁等皆擢編修○下御史徐禎獄謫戍邊未行死于獄禎為御史差巡長蘆鹽課劉瑾欲令剖送該年餘鹽銀兩禎弗從瑾深銜之後禎復命候于朝門適遇瑾又怪不行跪禮即捏寫旨杖而戍之禎傷重死于獄仍查取其子徐楧起解補伍及瑾敗始釋焉○召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改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尋加太子太保將內閣側用三人李東陽焦芳王鏊而楊廷儀復謀于劉宇托朱瀛求瑾取其兄廷和入閣許重謝瑾許之至是下手勅取廷和入閣辦事南京尚書入閣自此始廷儀以白金

一清幾不免虎口矣

廣評楊澈生雖能論死命杖之丞相殺猶伸上義決杖賄死恩則其德解君受者衆以爲時非可執之徒

三千兩并金銀器皿托朱瀛賄于玄真觀瑾大悅納之廷和四川新都人年十二舉鄉試其弟進士也先于父春春仕至提學僉事子慎正德末年狀元逮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至京釋不治劉瑾惡其築邊大費也王鏊言于瑾曰一清有高才重望爲國修邊奚以罪乎李東陽亦救之得釋放還

六月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以盤糧報數不明枷于東西長安門外都御史劉孟以到任延遲枷于吏部門外時劉瑾行事益務嚴刻動以一百五十斤大枷枷號威衆暑雨晝夜不輟莫敢少移文臣垂首喪氣惟恐獲罪

○執朝官三百餘人下詔獄一日早朝有遺匿名文書

謙不當及予士人矣皆且不可而況御乎況繇非所動輒以一百五十之御繇人乎惡甚矣

于月擽者、上見之命拾以進乃備言劉瑾等亂政事瑾下竣人班詰問無肯承者瑾疑羣臣所爲乃分五品以下官三百餘人出午門跪聽處分至午後不放時酷暑暴于烈日中多不能當有仆地曳出死者十餘人至晚悉械送錦衣衛獄追究竟無踪跡李東陽奏此事必一人陰謀所爲同朝諸臣倉卒拜起豈能知之乃盡得釋○前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卒年九十三贈太師謚端毅○戶部廣東司失金幣冊程督差官校械前戶部尚書韓文下錦衣衛獄監數月罰米一千石家產不以償皆稱貸以給

八月逮兵部尚書劉大夏下獄謫戍肅州大夏在兵部時、孝宗召見皆言劉宇在大同私養官馬饋送權貴孝宗密遣錦衣官察之宇倩李榮解得免宇恨甚至是逆瑾亂政與中貴人修大夏郤劉宇又從閒造膝事銜之與焦芳譖諸瑾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千是以廣西土師岑濬事波及大夏而訊之欲坐以激變死中外識不識咸惜大夏　先帝朝遺老濬不反何名變事與大夏不相涉何名激然無敢以語瑾者屬三法司議左都御史屠滽言刑律劉尚書無死罪瑾慢罵曰即不死可無戍耶乃與劉宇謀必欲死之會李東陽居內

東閣權長雖然大小臣工得罪者多藉其旋解關係則受其賜應者不少

采廣貫人爲人所不知歟瓘亦知其物者

闒茸雖不能直抗而婉解之又瑾所使使誚大夏家貲
貧始畧輕減夷人遷徙謫戍廣西焦芳曰是送之歸也
乃發肅州衛永遠充軍大夏怡然就道所至人聚觀相
指識爭䝴金以資道路貲大夏咸不受居甘肅又之瑾
誅始赦歸復其官爵壽八十一卒贈太保諡忠宣○大
學士王鏊致仕鏊見劉瑾兇悖遐之不能得居常戚然
不樂遂累疏乞休歸嘉靖初卒贈太傅諡文恪○以南
京右都御史張泰爲南京戶部尚書令致仕○有山東
采姓者自陳嘗捕盜七十人乞陞土官巡檢都察院覆
奏請查舊盜七十家窩主㒃佑俱照新例籍沒發遣李

天下大約以東陽所處而不知其隨事處變潛消默奪使天下陰受其福者如此

東陽極言不可得免查究瑾巧取橫斂因而審追文臣凡有公錯詿誤假以姑免提究爲名各罰米實邊士大夫畏其凌虐甘心從罰初自一二百石後漸增至千五百石東陽委曲開導瑾執不從乃從邊倉移爲關倉也雖稍近猶不能堪後因瑾欲天下司府州縣預積倉粮東陽因言各官罰納其在邊關多勞少益不若原籍預備倉上納却爲實用遂免輸邊之勞○冬調翰林學士張芮爲鎮江府同知芮爲人朴實任情直遂時見劉瑾長揖不拜遂坐事調府同知○以翰林修撰何塘爲開封府同知亦以抗直不屈也○罷送各邊年例銀兩劉

瑾以爲　祖宗朝無此例命戶部尚書顧佐查天順以前年例銀數佐報以天順前無此送銀例瑾大怒云此戶部官通同邊方巡撫共盜內帑銀兩之明驗也悉逮問罪并罷送銀之例邊儲因是益缺○四川盜起召致仕右副都御史林俊巡撫四川兼督理軍務督兵討之

十二月起前江西提學副使蔡清爲國子監祭酒未至是月清卒

清福建晉江人飭躬厲行動準古人平生好學至老不倦家極貧雖位至朊金恒借貸于人以是風四方學者宗師之稱虛齋先生

己巳正德四年春罷總督漕運副都御史邵寶提學

邵寶嘗曰願爲真士夫不願爲假道學可爲名言寶常州無錫人

江西教尚道義以身爲教遠邇向慕累遷都憲督漕運劉瑾擅權一無所通瑾銜之數令人以危言撼之不爲動○瑾惡平江伯平江伯漕帥也事與寶相關瑾怒稍且不測東陽力解乃得致仕後瑾誅起爲禮部侍郎以母老乞終養嘉靖初復起爲禮部侍郎辭不就卒諡文莊寶性度端雅臨事精詳學未嘗疾言遽色善潜心著書闡析今古爲提學諭諸生以義利公私之辨及忠孝大節聞者感動尤急民事訓課農桑名重海內。

五月　孝宗皇帝實錄成○改翰林侍讀徐穆編修汪俊等爲南京部屬官先是劉瑾惡諸翰林不爲禮屈及修　孝廟實錄成例進秩瑾恚不肯或嫉之謂文士不

翰林上者畏專干請

文下者徒謝于酒色國初出入均勞正與此同茲未可盡非也

習世故擲所同忌者十餘人歷詞南部員外郎左[illegible]官俾擴充政務○遣御史等官詣各邊清理屯田劉瑾既止各邊送銀例又禁商人報納邊儲遂汰邊送拗邊國初如何充足議者以爲國初修備屯田故軍食自足後爲勢家所占以此軍不可給瑾遂慨然修舉屯田以遣胡汝礪周東楊武顏頤壽等往各邊丈量屯田以增出地畝數多及追完積逋者爲能否則罪之于是各邊增屯田至數百餘頃悉令出租周東在寧夏與都御史安惟學比較屯粮尤嚴加刑于軍官妻人心憤怨指揮何錦等遂與安化王寘鐇起兵以誅瑾等爲名瑾禍始于

可恨

于非人不擧之惡何如也

起用甯杲而重懲鳳鳴此舉頗得賞罰嚴明之意

其時盜賊多由官軍縱放爲之而張翼其窩主也杲能以什伍之法攻其心于是霸州

此矣○遣御史甯杲殷毅薛鳳鳴督捕盜賊于真定等處京師之南固安永清霸州文安等地方屯軍雜居性驕悍好騎射往往邀路劫財號響馬賊○劉瑾欲速除之○遣御史甯杲于真定殷毅于天津薛鳳鳴于徐淮專一捕盜舊例御史出差不得以家眷隨至是許杲等令携家眷責以滅盜爲期○鳳鳴在歸德與守備指揮石璽會飲令人歌舞爲樂○瑾遣邏卒緝知之傳旨降鳳鳴爲徐州弓手○毅在天津稍收斂○惟杲奏立什伍連坐之法○盜賊捕獲無虛日○每枷繫盜賊入眞定城用鼓吹前導○瑾以捕盜有功陞杲與毅皆爲僉都御史仍專督捕盜○

劉六劉七因是聚衆爲亂

改典誥勑、吏部尚書兼學士、梁儲、爲南京吏部尚書、○冬四川保寧流賊、劉烈聚衆作亂、僭號稱王、侵掠陝西漢中等處、又有藍廷瑞、鄢本恕、廖惠等、亦保寧流賊、糾衆至十萬、侵入湖廣鄖陽等處、○大學士焦芳致仕、命吏部尚書、劉宇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擢吏部左侍郎張綵、爲吏部尚書、綵弘治中任文選郎中、養病歸、劉瑾專政、查京官養病久者、悉革爲民、未久者令赴京除、綵不得已赴京、綵前在文選時、焦芳爲侍郎相得、芳薦于瑾、言有才可用、復補舊任、已而楊一清亦薦其諳曉韜畧、堪任邊方巡撫、陞都御史、尋陞侍郎、劉宇

綵果諸賢有才猶抑宗憲李三才一流人物不關于此諱耳

命王亦有二失可取但大節既虧事多悖解矣故君子惡居下流

人閣遂代爲尚書綵一意事瑾然亦有一節可取當此時賂賄公行有萬金一飯千金一茶之誚諸老惴惴惟命是聽孰敢吐一言相正綵嘗勸瑾曰明公握天下重權所亟者竹帛功名寧賄是圖而今天下諸司有饋送禮物者非取于官庫則斂于小民皆以明公爲名貽患不小又曰明公威名甚盛左右之人不無假虎人謂明公且知之綵獨謂此曹誤明公耳瑾納其言遂禁饋遺于是剝削之弊一時少息其他救正頗多衣冠之禍少減王鳳洲史料詳載其事比于荀文若之于曹瞞然驕縱成性淫縱無度其卒以敗○四川鎮守太監羅籥請

此議大有關係則文正之在當日頗有挽回其狄梁公之周旋于僞朝者耶

便宜行事、璀許之、李東陽力言不可、因奏曰、太祖高皇帝設官定制、在外都布按三司、都司管兵而不管錢糧、布政司管民而不管軍馬、又有按察司管糾劾刑名、而軍馬錢糧皆不得管、其權益分而不專、此祖宗防微杜漸深意、永樂以後、漸差都御史在外巡撫、其有番夷去處、則置鎮守總兵官、後差內臣一同鎮守、撫安軍民、防禦賊寇、其權雖同而不專、故勑諭之詞曰、會同計議、停當而行、毋得偏執違拗、未有一人專制一方者、且如四川所奏王府、宣慰、皆其綜理、夫以親藩之隆重、土官之強悍、彼心不服、則釁隙必生、又如舊有草寇生發

敉征亦大

則調兵征勦主官必須奏請所有關係尤非細故今既
華去巡撫若并付鎮守衙門任其進止非惟事體不便
恐鎮守一人亦自擔當不起百五十年所未有豈敢一
旦增添若天下鎮守比例而行則其所係又不止一方
而已乃批出止便宜餘如所議
閏九月奪平陳熊爵以濕潤米等項銀爲贓時瑾横索
金錢熊不應必欲致之死東陽爲之解瑾謂熊所犯罪
重不宜姑息東陽曰某誠姑息但非姑息陳熊乃姑息
陳瑄耳瑄在 太宗朝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有大功
金書鐵券子孫皆免死豈可盡革以傷武臣之心瑾曰

議論俱有根據

國初功臣如常遇春鄧愈湯和輩百戰之功今其子孫俱以華陳瑄不從厮殺有功豈足深惜東陽曰漢高祖親定十八功臣位以蕭何爲第一蕭何不曾厮殺但因供給餽餉不絕深以萬世之功蓋足食然後足兵使當時餽餉不繼雖百張良十韓信豈能助漢蕭何餽餉猶是一時爭戰之日陳瑄通南北漕運每歲四百萬石至京師誠國家萬世之利也墡不荅次日旨下革爵○虜入花馬池塞殺緫制尚書才寬弘治末朝廷清明內外大臣協心體國爲經久計以故議復河套會　孝宗崩劉瑾奪政楊一淸得罪去無敢言及河套者即有建白

正德中入閣不由翰林者三人一清以才望劉宇與元皆以阿附而得

輒曰修邊或曰進幾里捍虜或又曰退幾里固我我邊日退套虜日進是月虜入花馬池塞殺尚書才寛

庚午正德五年正月刑部尚書洪鍾兼左都御史總制軍務督陝西川湖三省兵征剿四川流賊

二月命兵部尚書曹元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出太監張永于南京不果行劉瑾專政欲謀不軌慮永輒巳一日伺間言于 上調永南京奏既可即日逐永出就道榜諸禁門不許放入永覺之直趨至上前訴巳無罪爲瑾所害召瑾至語不合即奮拳毆之谷大用等勸解 上令諸近臣置酒和釋

此等皆是作陣之妖討命之鬼若雞此耶生非分之異自可保全性命

夏四月慶府安化王寘鐇反殺總兵官江漢巡撫都御史安惟學寘鐇者慶靖王曾孫也是時劉瑾擅權恣亂天下寘鐇遂起逆謀告生員孫景文曰日者言我有帝王骨相覡王九兒降鸚鵡神妄言禍福每見寘鐇呼老天子寘鐇益冀望非分會大理寺少卿周東度田寧夏倍益頃畝索原租徵馬屯租甚急景文謂寘鐇曰殿下欲圖大事此其時矣寘鐇遂爲酒召都指揮何錦周昂指揮丁廣謀反以誅奄瑾爲名是年四月五日寘鐇爲酒大會巡撫安惟學總兵江漢少卿周東鎮守太監趙弼弼及漢至巡撫少卿辭不至錦等嚮言虜入塞急

呼壯士申居敬、捕虜執兵械、跨馬呼噪、儀賓韓廷璋等伏府序下、錦等趨安化府、推門入序中、伏兵起、殺漢及弼、遂走行臺、殺惟學、都指揮楊忠、又殺周少卿、將侯參議、放獄囚、焚官府、劫庫藏、奪河舟、大索慶誅王將軍金幣萬計、召逆黨、平虜城千戶徐欽、引兵入城、僞造印章旗牌、又令景文爲僞檄、言瑾蠱惑朝廷、變亂祖法、屏棄忠良、收集囚役、阻塞言路、括斂民財、籍沒公卿、封拜侯伯、數興大獄、羅織無辜、散遣官校、脅持遠近、張綵、劉機、曹雄、毛倫、文臣武將、內外交結、意謀不軌、今特舉義兵、清除君側、凡我同心、並宜響應、傳布邊鎮、以鋤爲討賊

此二句深巳字民之實政也

大將軍昂廣左右副將軍景文軍師張欽先鋒將軍魏鎮等七人都護朱霞等十一人總管○逮瓊州兵備副使吳廷舉論戍鴈門廷舉初授廣東順德知縣潔己字民時都御史屠滽召見廷舉甚器廷舉請所事滽曰順德有大璫某者屬我修其家廟縣令可理葺之廷舉謝曰令非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費也市舶太監出錄市葛廷舉即以銀市二葛曰本此爲式如不中請還金且葛雷產也太監怒取金去　御史惡廷舉曰彼專抗上官市己能者會廷舉壞淫祠撤其材作土堤書院脩館修學宮御史按而會其直竹太碎計斤兩

廷舉囚服梏手刖詣訟所士夫舉泣。訴其以私鹽狀御史大駭釋之。○瀚歷陞左都御史入為吏部尚書時廷舉為令十年矣瀚猶卿之促遷成都同知以憂去起復改松江上疏請修賦政十八年廣東盜起陞兵備僉事討平十二村池水盜正德二年革兵備陞廣東右參議再逾月陞瓊州兵備副使適逆瑾專權廷舉發鎮守內臣潘忠二十罪又奏有旨取省祭解京皆非正費不曰進貢內也則曰司禮打點錢路瑾也又疏便宜事忠亦訐廷舉瑾逮繫旨坐廷舉枉道荷枷不死戍雁門再月赦罪還瑾誅改雲南兵備副使○四川巡撫副都御史

四川賊藍廷瑞鄢本恕作亂

林俊破賊於通江縣四川賊藍廷瑞廖惠破通江縣巡撫都御史林俊發官兵及調僰回石柱等處土兵敗之殺溺死者六千餘人生擒廖惠其藍廷瑞奔紅口與鄢本恕會趨通陝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俊復遣兵追及大敗之賊棄輜重走

張永之平寘鐇亦一時之烈也然無一清之挑發孰啓其端

六月京師旱霾○以涇陽伯神英為平胡將軍起右都御史楊一清提督軍務命太監張永總督軍務帥師討寘鐇朝廷聞寘鐇反遂命太監張永總督軍務起致仕都御史楊一清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各路軍務涇陽伯神英充平胡將軍總兵官統各路兵討之一清與

一清知永與瑾有前隙故微言以觧之深言以激之耳

張永西行一日嘆息泣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一清曰公豈一日忘情故無能爲公畫策者遂促席手書瑾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傍上一日不見渠不樂今其枝附已成耳目廣矣奈何一清曰公亦天子信幸臣今討賊不付他人付公 上意可知公試班師入京詭言請上間語寧夏事 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寘鐇僞檄并述渠亂政凶狡謀不軌海內愁怨大亂將起 上英武必悟且大怒誅瑾瑾誅柄用公益矯瑾行事呂强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即不濟奈何一清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言出公

要看

永真可與深言

平實精

鉞亦有心人也

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且委曲　上萬一不信公頓首請死願死上前即退瑾殺奴猥狗又涕哭頓首得請即行事無緩頃刻漏機事禍不旋踵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寧夏游擊將軍仇鉞襲寘鐇檻送京師仇鉞以指揮使充游擊將軍是時鉞陷賊中京師訛言鉞從賊矣又與武營守備保勛故與賊聯姻亦遂疑勛爲外應朝議用勛爲參將鉞爲副總兵着率兵討賊於是勛上疏言臣母及妻子俱在賊中臣義不顧家恨不飛渡黃河食賊肉以謝朝廷鉞亦稱病臥陰約游兵壯士候保勛等諸兵至從中發爲內應俄而套頭耆

童、沒河潛入城、言保助、楊英、韓斌、時源、各率兵屯河上、廣武營都指揮孫隆、焚兩斷掃捲、河舟盡奪泊東岸矣、鉞喜、尚稱病卧、嗾人謂賊宜急守渡口、防决河灌城、遏東岸兵、勿使渡河、何錦果率都指揮鄭卿等三千人出覘渡口、留昻守城、昻問鉞病、鉞猶堅卧呻吟、伏諸蒼頭候昻入、殺昻。鉞即披甲伏劍、跨馬出門。一呼、諸游兵壯士楊真等鬨之。即趨安化府、殺朱霞等、十一人、擒寘鐇、及其子台濟、遣古興兒、密告鄭卿、令反正。遂殺飛、鎖等十人、錦、廣走、追擒之賀蘭山外、

秋七月、四川威茂地震、有聲如雷、漳川衆至州縣皆震、

八月寘鐇伏誅楊一清仍總制陝西軍務張永楊一清至陝西而賊已就擒遂械寘鐇錦廣等至京獻俘寘鐇於諸王館錦廣等下錦衣獄廷鞫伏誅弟寘鐇坐黨廢庶人楊一清起征寧夏實張綵薦之劉瑾不得已從之事平瑾不欲一清還京師遂留總制○劉瑾謀不軌伏誅籍其家瑾擅政五年毒虐遍中外無不怨恨切齒者張永既擒瑾征寧夏平與楊一清共定謀誅瑾永既回京獻俘與素所厚官侍張雄張忠桑關共訴于上因疏大罪十七事 上猶豫未決永等曰少遲我輩皆虀粉矣 上乃允其奏當夜命脚子頭往召瑾永等同上

親至瑾宅近地覩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睡熟令牌子頭入問內房瑾披衣謂家人曰事可疑矣出門有牌子頭數人問上安在對曰在豹房遂送錦衣衛坐以謀反凌剮三日諸被害者爭取其肉○快○極○執瑾就內獄黎明抄沒其財產金三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斛金甲二副金鉤三千金銀盪盥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櫃穿宮牌五百衮龍袍四八爪金龍盔甲三十玉印一玉琴一玉帶四千一百六十束○下吏部尚書張綵于獄綵在吏部一意專任劉瑾視內閣茂如也故事吏部

推用大臣必密謀于內閣綵不與聞事事忽之一日東陽等邀其遊郭西寺看牡丹躬至張第張不出凡二荼許使一介傳命曰請先行當後至也東陽既出面若死灰顧楊廷和曰張西樵乃以辦事官待我曹矣當其爲吏部侍郎時有同鄉劉某者自撫州守召爲太常寺少卿繼娶美而艷張欲奪之過某而問曰我有求於若肯從我我乃言之某曰一身之外皆可以奉公綵曰我所求者新婦也若巳諾矣某錯愕不知所對俄而昇夫至則立迫之升輿矣又欲奪平陽知府張恕妾不肯與綵令御史以查盤致其罪戍恕迫而出妾以贈始得末減

寘鐇之平仇鉞所定張永竊爲有凋馬魏谷等何故並受賞賚兄弟伯爵玉帶貂蟬金書鐵券坐獲殊寵也

其性淫縱如此是以內閣以下皆畏其威而恨之○瑾敗即捕繫下都察院獄令供與瑾同謀○病死獄中○仍暴尸家屬流嶺南○論平寘鐇功封仇鉞咸寧伯○升楊一清爲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寘鐇之亂實由仇鉞反正○而劉瑾之誅則楊一清之謀也○李東陽等奏言旬月之間二難交作悉平底定皆太監張永之功于是封張永兄張富爲泰安伯弟張容爲安定伯魏彬弟魏英爲鎮安伯馬永成弟馬山爲平涼伯谷大用弟大寛爲永清伯封義子朱德爲永壽伯復廕李東陽楊廷和子爲尚寶司丞楊一清子中書舍人○命太監魏彬掌司禮監

去一劉瑾復生諸瑾矣

印、時劉瑾雖誅而政權仍在內臣、彬既掌司禮監大政而馬永成等又奏有旨凡　朝廷大事須彬等同議、于是瑾黨向在、而彬永成等濁亂朝綱、賞罰乖宜、山東河南江西四川諸處盜賊蜂起、而天下不勝擾矣○華罷工部尚書畢亨、時亨請拆毀劉瑾原籍陝西祖塋、且曰內官修墳、不係舊例、宜悉革罷、魏彬等大怒、勸令致仕、

瑾兄景祥卒于東華私第、擬是年八月十五日、舉殯、欲于是夕候領朝從葬、即為變、故是時夜禁甚嚴、星出後寂然無雞犬聲、有中夜竊聽者、第聞甲兵錚然相繼、及瑾敗止、先景祥葬期二日云

九月詔南京吏部尚書梁儲至京、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典機務、尋改武英殿、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十月南京御史張芹上疏劾李東陽當劉瑾專權亂政
之時阿諛承順不能力爭及　陛下潛消禍變卻又攘
功冒廕乞賜罷斥不聽時張永用事欲矯劉瑾奢僭之
弊以窮苦魚菜四字爲題東陽及楊廷和等各作長詩
以獻東陽爲窮字詩析點畫爲句極工巧永大悅未幾
流賊殘毒中原人以爲窮苦之應○前吏部尚書許進
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進八子六登仕籍長誥舉鄉試
早卒誥仕至南京戶部尚書讚仕至少傅兼太子太傅
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詩工部郎中升知府論兵部
尚書提督團營我朝垂二百年宦業之盛無如許氏者

楊用修並
焦黃中等
倫敍餘冬
錄瑕謂焦
芳尹不得
狀元降削

辛未正德六年正月改戶部尚書楊一清爲吏部尚書、孫交爲戶部尚書、○四川江津賊曹甫作亂僭稱順泰王攻圍縣治殺按察僉事吳景、巡撫都御史林俊、調兵討誅之、○大學士劉宇曹元有罪免、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劉忠掌詹事府吏部侍郎兼學士靳貴爲考試官、取鄒守益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楊愼、余本、鄒守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前大士學士焦芳及子侍讀焦黃中除名爲民、

四月大學士劉忠省墓歸家上疏乞致仕、許之、

翰林是科不得不關係矣

忠河南人性峻少通行方寡合是春累疏辭疾未允
還起主會試事出院後乞歸省墓 上一日摘會
試錄所刻文字錯誤處以示李東陽等蓋中
官有謗之者也忠聞之乞休後卒諡文肅

江西盜起

江西盜起召總制右都御史陳金提督軍務發兵征之
先是江西諸郡盜賊蜂起贛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
靖安賊據越王嶺瑪瑙寨華林賊破瑞州府既而撫州
東鄉饒州姚源洞等處賊亦作亂金等奏調廣西田州
東鄉等處狼兵共征之

五月前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大夏卒逆瑾誅大夏自
甘肅放還在道蒙詔復前職致仕還家遘疾卒年八十
一諡忠宣

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作亂

劉忠宜明識治體如賈太傅通達閒事如陸敬輿實直不阿如汲長孺廉潔不私如包孝肅忠誠懇切如司馬君實是固先民之遺軌也陳獻章稱東山先生愛百姓如己子百姓戴之如父母吳廷舉謂古人有言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公足以當之

六月總制尚書洪鍾遜撫四川都御史林俊陝西都御史藍章會兵討賊藍廷瑞鄢本恕等于四川東鄉縣擒之加鍾太子少保陞俊右都御史章右副都御史既而江津仁壽遭賊方四任鷂子及麻六兒等復起殘破蜀土人民益遭荼毒不聊生焉

七月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作亂劫掠畿內州縣劉六等皆霸州文安響馬賊時太監谷大用馬永成張忠

昔霸州文安人劉六等嘗因諸内官家人混入禁内至豹房縱觀　上遊幸之所及為都御史甯杲所逼遂聚衆拒捕劉瑾誅杲亦罷廢兵部尚書王敞行有司擒捕已獲齊彥名收安肅縣劉七等帥衆劫獄奪去旬日間聚至數百所在窮民響應增至數千遂橫行北方殘破州縣屢敗官軍馴至山東河南皆騷然矣

八月流賊劉六等擁衆北向　上命兵部侍郎陸完師以禦之已出涿州忽報賊在固安甚急　上召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至左順門問曰賊在東師乃西出恐緩不及事可令兵部追還陸完令東出東陽等對曰甚當但

恐宦軍在北賊在南奔逸不可制。上曰張俊等皆在南料亦無害東陽復奏曰願朝廷賞罰嚴明諸將效力必有成功 上慰諭令退○四川巡撫林俊乞致仕許之時宦者用事每各邊征勦必以其子弟私人寄名兵籍冒功次陞賞俊一切拒絕不許權幸惡之且與總制洪鍾議多不合因乞致仕疏上內批即允時蜀賊餘黨猶未平科道保留不得俊歸蜀人號哭追送未幾兩川之寇復熾

俊平生不愛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强禦抗犯顏敢諫之節高難進易退之風用兵以殺降爲大戒撫賊爲上策蜀人咸畏之如神明比于宋張詠

改兵部尚書王敞、掌通政司事、謝刑部尚書何鑑、爲兵部尚書、時流賊勢日熾、敞束手無策、言官論敞不職、遂改敞而以鑑代之。以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右副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統京營兵征流賊。流賊劉六

趙風子分夥掠河南

趙風子等分夥寇掠河南山東州縣、風子名燧、霸州文安縣生員、有勇力、好任俠、先是劉六劉七齊彥名邢老虎楊虎率衆萬餘攻掠文安、燧偕家屬避賊立水中、賊劫其妻將汙之、燧怒奮往殺傷二賊、爲劉六劉七所擒因降爲盜、久之、劉六等欲分夥爲寇、于是燧與楊虎邢老虎各爲一夥。轉掠河南、劉六劉七齊彥名爲一夥寇

居官廉謹大臣無厚積又謝貲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近時諸公若壽者能几

中錫招撫逆賊逆賊未嘗不欲招安第以彬伴用事求救不得故耳不罪惟偉而罪

掠山東其勢愈熾○南京吏部尚書張燦等會疏言儲位久虛請選立太子不報○擢巡撫陝西右都御史陳壽爲南京刑部尚書壽致仕壽貫遼東衛籍登仕四十年其建明樹立多可述而廉名尤著居常布衣蔬食如寒士没無以爲殮親舊共資助之諸子旅寓南都環堵蕭然○逮總兵官惠安伯張偉提督軍務都御史馬中錫下詔獄先是二人受命征劉六等所領京營人馬皆未經簡閱中錫書生欲效龔遂化渤海盜專招撫解散張偉執袴之子亦不知兵既出兵中錫徧檄諸路榜是劉六等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捕捉與供飲食若聽撫待

次不可乎今日者

以不死劉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兒園駐兵劉六等來謁中錫開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內臣主國事馬都堂豈能自踐其言乎潛使人至京師探請中貴無招降意又以山東所掠金銀輦載至京饋權倖求赦不得遂大肆劫掠衆至數萬中錫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劫馬都堂家房屋財物由是謗騰謂中錫恐賊害已私家玩寇殃民遣錦衣官校捕中錫及偉下獄論死後中錫竟瘐獄中宥偉革爵閒住○冬大發兵討流賊命伏羌伯毛銳充總兵官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先是

書生既不辦軍旅者中貴反辦軍旅耶調邊兵征內地此計之失者也幸而無事倘虜伺而乘之誰爲捍禦

馬中錫等既無功中官因是以此事非書生所能辦遂命谷大用總督令與陸完居中于臨清駐劄調宣府遊擊許泰谷永大同副總兵張俊遊擊江彬各領邊兵入征內地俱令聽谷大用陸完節制調遣○逮巡撫山東都御史邊憲巡撫真定都御史蕭翀下獄除名爲民時兵部奏二人撫馭無方遇賊失機故也又著爲令州縣官被賊攻破城池比守邊將帥例抵死○擢山東樂陵知縣許逵爲山東按察僉事備兵于武定州時流賊勢熾逵預築城浚隍僉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各起墻屋高過其簷仍開墻竇如圭僅可容人家令一壯者執

何景明作樂陵令行以樂陵配平原平原

新蔡于醜山卒將于李希烈皆公初節洮賊後卒不免于逆億二人忠節古今暴閑

刃俟于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軍法從事。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撫按交薦其才。遂超擢是職。既而劉七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遂率衆追至高苑。斬首四十餘級。復破之于德平。自是賊遠遁不敢犯

十二月、流賊趙風子攻破裕州。同知郁采死之。河南上蔡縣知縣霍恩、賊破城被執、不屈而死。真定稾城縣知縣侯羽、與賊戰死。 朝廷深憫之。咸贈官賜廕。馬趙風子自與劉六分夥為寇。衆至數十餘萬。斯引而南。河南

鈞州以馬
尚書免而
泌陽以焦
芳肆酷烈
何益賊亦
有善善惡
惡之心耶

宏江西鉛
山人

珪直隸清
苑人性頗

北山東兩淮地方俱被其害所破州縣數十間有以金帛遺賂求免攻城者則斂兵而過官軍追討拒戰亦互有勝負焉○命右副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節制寧夏延綏諸路軍馬討河南流賊○流賊趙風子入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僅以身免盡發其先世塚墓無遺骸取芳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命劒士斬之曰使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均州不克賊黨聲言欲屠城趙風子以馬文升尚書家亦在國中遂引衆去之○命禮部尚書費宏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擢吏部左侍郎傅珪爲禮部尚書特吏部尚書楊一清方得時名

直入咸與之

此據正而辭論

此語不惡而嚴

士皆趨附善招援外號秉直陰實樹黨通餽遺珪數爭其不公一清不堪越次陞禮部尚書實遂之也時李東陽與一清各相結托而東陽婿爲儀制郎中前尚書遇郎中厚恣其爲嘗呼其字而不官珪乃按其廢法數笞責其吏胥郎中求遷他曹避去　上方好佛自名大慶法王外廷無敢諫諍會番僧奏討田百頃爲大慶法王下院尚書付珪劾僧曰法王何爲者至與尊號並列大不道有詔不問其妄求亦止優人臧賢者有寵頗能軒輊榮辱人縉紳或趨附之因請解牙牌製如印文爲方者珪不可召老優更事者詰曰爾優敢亂法爾寵可

常保否果爲此爾禍無旣得乃聽命○賊攻徐宿等州靈壁虞城等縣官兵及賊戰于白龍王廟渡小黃村潁兵管河上虎賁率壯士七人奪船渡河與戰官軍以土石擊覆其舟虎奴燧等共推劉三爲奉天征討太元帥燧更名懷忠稱副元帥小張永前軍管四後軍劉貧左軍馬武右軍邢老虎中軍並稱都督陳翰爲侍謀軍國元帥長史其餘皆有名號分二十八營應二十八宿各樹大旗爲號置金旗二大書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境龍飛九五重開混混之天又造鈞牌令所至官吏修道路橋梁備芻糧酒肉供軍逆降者秋毫無犯拒敵者寸

差堪吐氣

恣肆無忌

草不遺、

十二月命右副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以咸寧伯仇鉞為平賊將軍充總兵官帥延綏榆林諸路軍馬討賊○賊攻唐縣不能破餽賊載轡二十副燒民居去

壬申正德七年正月黃河清自清河至柳家浦九十里清五日○伏羌伯毛銳帥師與流賊劉七交戰大敗徵回京師銳衰老怯懦所領京營兵萬餘皆未嘗經戰陣谷大用驕貴擁衆自衛高坐堅城銳帥師至真定所屬地方遇劉七等與戰大敗損折官軍喪失輜重無筭適宣府遊擊許泰領兵至救援銳僅以身免失去所佩將

如此賞罰不明焉有破賊之日

縱軍士殺良人大是何僨事

軍印徵回京師以與谷大用同事因不問○歷提督軍陸完右都御史先是內閣票旨從楊一清之議有能擒斬盜賊三名顆者陞一級時劉六劉七齊彥名等雖擁衆數萬然多擄掠脅從之衆其親信驍勇善騎射者不及千人官軍每追及賊首驅脅從良民與官軍對敵并棄所掠財帛奔逸而去官軍爭取財帛及斬獲脅從首級屢報捷音降勑奬勵論功陞賞谷大用陸完得勑奬十餘次前後報功萬計而正賊無一獲者甚至賊已過而官軍過平民亦殺之以報功大同遊擊江彬過冀州入人家殺二十三人有司申狀谷大用陸完皆不問大

只管肥家那管瘦國自有軍興朝廷之屢缺餉之樂事也

端肅正直名臣

用等復奏帶櫂勢子弟僕從數多坐冒功級日費廩餼自出師芻粮犒賞至費大倉銀二百餘萬兩府庫爲之虛耗○前少師吏部尚書馬文升卒年八十七贈太師諡端肅文升立朝五十餘年以身狥國不避艱險凡有大議衆莫敢決升以一言而定性介特寡言笑不尚華後舉止嚴重修髯偉貌望之知爲異人太監李廣敗時王恕久已去公卿無不凡染彈疏蝟上獨不能及文升以是名聲益著　天子亦嚴而馮之迨任兵部久膺營充斥不能盡得諸少年心而在吏部且八十材力亦微示倦因與焦芳等不合乞歸歸之又三年而焦芳猶修

諸臣依違觀望不過爲官耳禍及宗社死不償責身且不保矣何官爲

華林賊

周憲父子死難

鄧權于中貴人削其官秩尋卒年八十七瑾誅芳斥贈太傅諡端肅○遣太監陸誾監鎗督諸軍討流賊罷禮部尚書傅珪陸誾以陸完等討兵未有成功乃立監鎗名命下多官議可否衆懼忤中貴意觀望依違不決珪奮然曰今兵老民疲宜以冒功者多致失人心賊勢方炎民諱然思亂禍且夕及　宗社吾儕死不償責諸公唯唯將何待乎明日竟遣閻監鎗傳旨令珪致仕○江西華林賊殺按察副使周憲總制陳金檄按察使王秩與南昌知府李承勛討平之特陳金檄周憲等分兵三路討華林賊憲帥兵進其二路兵失期不至憲與賊戰

可歎

收降之效

獨深入山谷峻險賊憑高發擂石下兵敗憲被執殺之子洴從征見父被執躍馬前救之中流矢殺賊勢大猖獗事聞　朝廷贈憲官諡忠愍仍旌其子孝烈乃命給事中黎爽往勘功罪金檄按察使王秋南昌知府李承勛督兵勦之勛招有降賊黃奇寘麾下有智畧任用之人謂勛宜防不測勛益親信令宿帳中奇感奮誓以死報勛乃令奇入賊寨說其黨多來降者與約期令俟報至期承勛令土酋岑猛選精兵五百人夜與俱至山下勛令黃奇密入寨誘所與約降者來既見復縱之去令爲內應勛乃與猛將五百人夜啣枚登山歷重險上黃

平華林賊 兼平碼磁賊

奇與數人前導至壘舉賊方新壘直夜者擊三更奇拔柵帥衆入五百人奮力斫之內應降賊亦合勢夾攻賊倉卒不知所爲求甲仗皆不得斬首三千餘級餘衆奔出壘乘夜逃匿山谷候曉搜諸山又斬獲千餘人華林賊遂平於是移兵擊碼磁東鄉賊皆平之○延綏榆林官軍及賊戰于河南大敗之追至六安定遠賊復敗賊至河南府遇榆林官軍迎戰賊大敗官軍追至河劉三奮勇殺都指揮及其下四十餘人至汝寧遇湖廣土軍又殺土軍數十人駐朱皋鎮官軍追過河與劉三戰我軍敗賊至六安劉三率衆萬餘人走商城劉六劉七齊

彥名自文安而下所過殺官兵劫倉庫獄囚掠汚婦女
備極慘酷二月甲申至宿遷屯小河口欲劫船而渡指
揮周正禦之不能前退往桃源屯于城子河辛卯劉六
劉七齊彥名及毛老人等一萬七千徙掠邳州之泇口
集遂由贛榆過郯城辛丑復擁衆寇邳州去城二里許
駐營賊皆白衣彌滿郊野以八百餘騎三面薄城官軍
遏其隘施弩礮賊退周城及外土城水口通賊路處仰
州周尚化等提兵拒守賊拔營踰距山去
三月河南賊來寇定遠六安哨騎東躪巢滁驚偪陵寢
丁丑官軍與六七彥名等大戰於嵩浅坡古縣集等

虎諸軍會擊麐戰大破之斬首二千三百及傷死者三千有奇俘百有奇而逃散又千餘諸酋渠殆盡六七彦名獨挾三百餘騎皆極驍猛潰圍而逸間道馳至河西務其勢無前京師發兵皆出莫能禦賊復越臨清而南庚子至邳之新安遁運馬家淺雙溝頻欲渡不得癸卯復由靈璧西南而去

夏五月武昌軍執成擒趙燧檻送京師伏誅燧欲還六安適管事張通率二千來歸至潁州楊虎下翅郎二千餘人又來歸至鳳陽投書叢蘭都御史約降不果與官軍戰敗陳翰遂降于仇總兵劉三被射死燧知事不

馬炳然小說載其為知縣時妄殺之報

劉六死

成至應山奪度牒削髮許爲僧且投江西賊覔渡舟過武昌軍趙成擒之解京伏誅

閏五月賊殺湖廣巡撫都御史馬炳然賊至圖風炳然携家赴官賊遇之於爛泥鋪脅與俱到南京馬怒罵之遂遇害虜其家人既而劉六爲風折檣擊墮於水其幼弟數人亦死唯劉七彥名沂流劫掠賊沿江東下犯鎮江通泰等處殺掠過瓜洲泊於通州之狼山常熟之福山港遂凌駕江面縱橫山下通泰如皋京口濱江之區咸被創殘六月自湖口縣乘風而西寇南康進逼蘄黃登光州固始還泛九江安慶七月已卯至石灰河江口遂

往銅陵騎陸完自臨清馳至江上都御史張縉王璵叢蘭俞諫及副總兵時源各分兵守要害賊復沿江東下越瓜州蹂周家橋歷孟瀆下港掠常州殺常州守李嵩遂犯江陰殺縣丞佘凌雲丁亥仍泊狼山下

劉七死齊彥名誅

八月颶風大作賊劉七溺水死齊彥名為游兵所誅遂旋師劉七等仍泊山下其黨以失地利相尤或潰逃去劉七與其妾丁氏阮氏饒二婢乘劉醉逃入通州守兵執之丁丑賊令狼山寺奴持書來索婢不與遂率衆二百餘來攻我軍擊之敗退入船是夕大風發舟數掀播晝夜不息風烈甚數十年所無賊船皆解散飄墮僅存

大風之作乃天兵也

水老鴉其法亦許倫倭者不可不知

入船其衆顛踣不支賊在船不能坐臥自相擊撞嘔泄與積狼藉互相怨詬已有自戕之謀蘇人有應募獻計用火攻其名水老鴉藏藥及火於礟矢中發之又爲具形如鳥喙持之入水以喙鑽船而機發之以自運轉轉透船即沉試用之已破一船乃米舸不曾傷賊退將復爲之賊偵察知之謂江南兵能水中破船是神兵也益駭絕乃登山團聚或下崖散遁輒爲通州諸處守兵所殲通州最與賊切密而守吏亦特嚴整壬辰夜三更副總劉卿帥遼東兵千總官任璽帥大同兵游擊郁禾帥宣府兵與諸從校並進癸巳與守兵齊集未刻與賊戰

我軍聲勢震天風火交熾賊披靡躋山顛古垣濠高控險鎗矢飛石雨下鏖戰賊初不識山路火勢既偪僧行居人逸出賊或從之上下得路而我軍方奮勇四前又加申劉副總引其部將張椿蕭澤高雲李春美饒徵等誓死決戰分軍爲三劉在山北郤在山南皆戴盾踞行而上手施鎗礮且上且攻盾上矢集如蝟將士有被數箭死數人者不退遂奪其垣賊墜崖死者無數其餘先已具舴艋山下以備竄逃至是覓嬰谷下山欲上船而船中人已滿不容入進退無地劉副總兵列崖下百矢齊發官艦中賊矢並集劉七勢急遂赴水而死彥名爲

宣府游兵十旗張鑑取首劉副總兵擒斬餘賊龍截沉水賊夥有逸而北者高雲追斬之皆盡旋師

九月論平流賊功封太監谷大用弟大寬爲高平伯陸誾弟陸永爲鎮平伯咸寧伯仇鉞進封咸寧侯都御史陸完加太子少保取回掌院事廕一子錦衣衛百戶其餘權勢所托奏帶之人以首級論功陞授都督錦衣衛都指揮及千百戶者千餘人又以盜賊平定由內閣官運籌定議之功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東陽等固辭○冬調邊軍入衛京師時近幸有密獻計者托言京軍不習戰陳欲調大同宣府邊

軍各三千人衛京師而以京衛軍汔數戍邊每歲春秋

番上如班操例　上即欲行之遣司禮監與谷大用同

至內閣議李東陽等力辨以為不可六部科道皆交章

以為不可不聽復遣司禮監文書房官至閣促令擬票

旨　上坐乾清宮門必欲是夜批出東陽等復陳其十

不便狀翌日乃以內閣傳旨行之大同遊擊江彬等因

此得入京彬遂有寵于　上○少師大學士李東陽乞

致仕許之東陽家京師既致仕猶歲時賜賚及頒賞珍

饌與見任同郊祀慶成光祿猶致宴云

皇明通紀法傳錄卷二十七終